

十字路口

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在十字路口等綠燈過馬路,我就站在她對面的路口看着她,覺得很有趣。

青春期的少女有種奇特的心理,一離開家門,她就會覺得街上每一個人都在注視她。因此,爲了保護自己,爲了表示自己毫不在意,她總是會把面龐稍稍抬起,做出一副目不斜視、無邪而又嚴肅的樣子,尤其在少女孤單一人處在人群之中的時候更是如此。看着她那樣辛苦費力地慢慢走過馬路,我不禁微笑了起來。天知道,整個十字路口的人群里,除了我還有誰在注意她呢?在這些爲了生活匆忙奔波的人里,誰有時間站住了去端詳一個青澀的小女孩呢?

一個胖胖的中年婦人匆忙地越過了她。婦人的年齡也許剛過四十,也許只有三十五六歲,但是她的穿着和面容已經到了可以說毫無修飾,甚至毫不掩飾她的困頓與忙迫的地步,她是真正地被生活蹂躪到對任何事、任何人都絲毫不在意的程度了。

婦人與少女都越走越遠了,我仍然站在原地,想着時光怎樣改變人的心和人的面貌。想着二十年的歲月可以造成這樣劇烈的改變、這樣遙遠的差異,不禁悵然。



留在餐館的東西

兒子帶着老父親去一家餐館吃晚餐。

父親年邁體弱,吃飯時不小心把食物撒在襯衫和褲子上。別的食品厭惡地看着他,他兒子卻平靜如初,毫不覺得尷尬。父親吃完飯,兒子默默地把老父親帶到洗手間,爲他除去飯粒,擦掉污漬,給他梳理頭髮,戴好眼鏡。

他們出來時,整個餐廳的人都靜靜地看着他們。兒子結清賬單,帶着父親一起往外走。

就在此刻,餐館里的一位老人叫住那個兒子,問他:“你沒覺得自己留下什麼東西嗎?”

兒子回答:“沒有,先生,我沒有。”

可老人對他說:“有,你留下了!你給每個兒子留下了榜樣,給每個父親留下了希望。

20 歲出頭的張愛玲肯定特別羨慕空巢青年。

1941 年 12 月 8 日,太平洋戰爭爆發,香港被日軍圍困,中斷學業的張愛玲回到上海。父親的家,她是回不去了,於是只好和姑姑一起,住到愛林登公寓的 6 樓 65 室。

張愛玲和姑姑一起住,一切都是 AA 制。

寫信的時候,一面寫,一面喝茶,信上滴了一滴茶,墨水洩開來成爲一個大圓點。姑姑看見了,就笑話她,說要是被媽媽看見了,“還當是一滴眼淚”。張愛玲想要再抄一遍,姑姑“知道是她一句玩話說壞了,也有三分不快,粗聲道:‘行了,不用抄了’”。

最終還是沒有抄,張愛玲說:“爲三姑現在這樣省,不好意思糟蹋一張精緻的布紋箋,方纔罷了。”

有一次,她着急到陽臺上收衣服,膝蓋磕到玻璃門上,流了血,直濺到腳面上,塗上紅藥水,更是渲染得可怖。她給姑姑看,姑姑彎下腰,匆匆一瞥,知道不致命,就關切地問起玻璃,張愛玲趕緊去配了一塊。

單身的時候還好,等到和胡蘭成談戀愛,則更加窘。兩個人在房間坐着,胡蘭成習慣性關門,倆人聊天忘了時間,張愛玲心里便想,姑姑肯定要生氣。

後來關係公開了,留胡蘭成在家里吃飯,添菜“不過是到附近老大房買點醬肉與‘鋪蓋捲’——百葉包碎肉”,都不是胡蘭成愛吃的,但張愛玲說,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,原因很簡單:她是跟着三姑過,雖然出一半錢,但要留神不能喧賓奪主,只能隨隨便便的,還照本來的生活方式。

到了後來,她真的成了空巢人士,只不過,那時候已經不是青年了。

但祖師奶奶給了我們一套規範的空巢青年自救指南。

首先,要有自己的娛樂愛好。

張愛玲確實很適合空巢生活。她很喜歡睡覺,“沒事總躺着”;她也喜歡看電視,關心辛普森案,說“那是社會上的電視連續劇,是偵探故事,很有趣”。

其次,要學會斷捨離。張愛玲對待自己的私人物件,是很能斷捨離的。林式同後來幫張



餐桌永遠閑置

再一次看英劇《唐頓莊園》,依舊被那整整齊齊“共進晚餐”的場院所震撼。大管家居然手持尺子,來測量鄰座杯子與盤子之間的距離,以保證每位就餐的家庭成員之間相隔 20 英寸(約 0.51 米——編者注)。女士上桌前要戴上形態各異的帽子,男士要打領結。即使餐桌足夠長,看上去仍很擁擠。20 英寸是一個很短的距離,端坐的人如果不想干擾鄰座,就需要如老祖母教導的那樣——夾緊自己

我遇到過一個很特別的讀者,他排在等待簽名的隊伍中,走到我的面前時,用尖銳的目光盯着我,那種眼神使我感到緊張。然後我聽見他說:“你不應該隨便出來簽名,我是你的讀者,但見到你,我覺得很失望。”

我一直記得這個直率得令人恐怖的中青年男子。他使我震驚,使我恨不得找面鏡子看看自己的模樣。他的失望包含着什麼樣的內容?這是我一直想探詢的事。

我不能面對讀者對我的失望。我愛我的讀者,因此在那個外地城市的一天里,我成了更加失望的人,我是對自己感到失望。我其實不知道那個讀者對我的觀感,是我疲倦的表情,還是僵硬的微笑使他失望?是我的模樣、氣質與作品不相符使他產生了受蒙蔽的感覺?他不說!我內心有一種過失犯罪的感覺,這次的經歷使我後來對簽名售書之類的活動避之唯恐不及。

亡羊補牢卻難免百密一疏,可恨我這種人不是能夠隱居的料子。不久前,我和幾個作家同行去台灣,抵達當天,我隨幾個熟識的朋友去茶館閑坐。沒說幾句話,一個當地的女士就誠懇地告訴我,她對同去的某個作家感到很失望。她說:“沒想到他是這麼沉默的人,像個老人!”

不知怎的,我又有了犯錯誤的感覺,我想她的失望也一定適用於我。這到底是怎麼回

事,爲什麼一個作家出現在別人面前那麼容易讓人感到失望?事實證明,我那天的聯想並非出于敏感,要離開台灣的時候,一個幾天來相處甚歡的記者朋友也用同樣真誠的語氣告訴我:“告訴你,我們對你很失望哦!”

這次我突然生氣了。我不再有那種脆弱的、對不起大家的感覺了。我突然意識到,在這些失望的人面前,我是無辜的,我不該對他們的失望負責。我想他們的失望在於某種期望,可是爲什麼要對一個未曾謀面的人有所期望呢?假如我是一棵梨樹,別人把我看成一棵桃樹,我不能因此責備我自己。假如別人喜歡的是桃樹,而我作爲梨樹,那就只能用外交辭令對那些失望的人說:“非常抱歉,你看錯了,我不是桃樹,而是一棵梨樹。”

我不知道我的這種經歷是否涉及一種人際關係,但我想,人與

林式同幫張愛玲租房子,給張愛玲找醫生看皮膚病,也給張愛玲做司機(儘管張愛玲很少麻煩他)。1994 年地震,林式同第一時間給張愛玲打電話,爲的是確認她的安全。張愛玲沒接電話,不過給林氏夫婦寄了一張明信片,表達自己的謝意。

林式同對張愛玲不接電話的行爲不以為意。他體諒她,並且說,她打來電話的時候,他保證都在。

這對空巢青年來說,實在太重要了。

1995 年 9 月 8 日中午,12 點 30 分,林式同剛剛打開一份報紙,忽然,電話響了。



8.附近要有公交車——交通一定要方便。
9.不怕吵(有噪音、車聲、飛機聲最好)。

最後一條“不怕吵”,那恐怕是張愛玲知道,作爲空巢青年,最難抵抗的是寂寞。

最後,祖師奶奶說,你要選一個靠譜的遺產執行人。

張愛玲選的是林式同。

林式同並不是張愛玲的粉絲,他甚至沒有讀過張愛玲的文章,更確切地說,他甚至不是一個文學青年。

然而,他卻是由張愛玲的真愛粉莊信正推薦而來的。他對和張愛玲的關係,拿捏得特別準。

那就是:需要我的時候我就來,不需要我的時候絕不打擾。

的腋肘,再微微放鬆。這恐怕也能解釋,爲何英國人的幽默,都是那種“夾緊腋肘”式的。

這種長餐桌,在如今的英國家庭已被閑置。一來,就算是鄉紳,也已經雇不起那麼多管家和僕人;二來,年輕人都去了大城市,只剩下老爺、夫人坐於長餐桌的兩端。這餐桌邊過去一片荒涼,還不如乾脆在起居室小巧的早餐桌上吃正餐,至少那里有陽光、報紙,兩個人也能坐得近

一些。

在中國,餐桌被閑置是從電視普及開始的。那時候,大部分三代同堂的家庭都有一張八仙餐桌,祖父母外加兩個孩子的小家庭坐下來,正好坐滿一桌。電視機進入家門,八仙桌上的“缺口”就越來越多。老太爺一開始爲此火冒三丈,呵斥夾了菜去看電視的兒孫“沒有規矩”“吃個飯也不安生”。

又過了一陣子,《射雕英雄傳》來了,《霍元

甲》來了,老爺子也覺得花生米就酒,不如電視劇就酒更有滋味,就特許老伴兒將菜盤挪到電視機前的茶几上,自己也早早就坐在沙發上,準備好溫熱的黃酒。餐桌從此宣告“下崗”,只有吃年夜飯時,它才能履行職責。

網絡時代來臨,茶几和沙發也不再擔當餐桌、餐椅的重任。隨便走進哪個老人的家,都會看到茶几上堆滿了小藥瓶和保健品,還有養生報刊與養胃零食,唯獨不見那些砂鍋墊、菜盤墊了。老爺子說,年輕人都加班,經常吃過外賣才回來。而他們年紀大了,胃口漸小,炒菜的分量也少,擱在大客廳里很快就涼了,不如就在廚房里搭個小桌子來吃。

我見過一位研究建築設計的教授,退休後的第一件作品,就是重新設計自家的廚房。他在廚房一角安裝了早餐桌,在觸手可及的地方放了自己最愛讀的書和開了瓶的酒。這樣,老伴兒炒菜,他可以陪着說話;新做的砂鍋或小炒轉身就能上桌,在冬天可保熱氣不散。老先生向我炫耀說,現在每次兒孫歸來團聚,也不會各自倒在客廳沙發或臥室里玩手機,而是擠在廚房,等着老伴兒把做好的櫻桃肉夾到他們嘴里。他們與成日操勞的老太太斗嘴調侃,同看視頻,甚至還在老太太的指導下,耐着性子拍碎一頭蒜。

“您怎么有這等本事?”我好奇地問。老先生得意地笑了:“你把路由器裝在臥室怎么行?我就把它裝在廚房的一角啊。”

人的坦誠相待並不是一件危險和可怕的事。任何人不必對他人虛幻的期望負責,能讓大家都喜歡你是幸運的,能讓大家都討厭你是不幸的,但是按照別人的期望呼吸、吃飯、說話、打哈欠是不必要的。一個人只能生活在自己的音容笑貌之中,即使它充滿了缺陷。我的天性總是使我在那些失望的眼神中露出尷尬的微笑,但我想告訴一些勇敢的朋友,當有人對你說“我對你很失望”時,你可以這樣回答他:“我對你的失望很失望。”



對失望很失望

愛玲》中所說:

她要馬上火葬,不要人看到遺體。自她去世火化,除了房東、警察、我和殯儀館的執行人員外,沒有任何人看過她的遺容,也沒有照過相,這點要求我認爲已經做到了。

從去世到火葬,除按規定手續需要時間外,沒有任何耽誤。

她不要葬禮。我們就依她的意思,不管是在火化時還是海葬時,都沒有舉行公開的儀式。

她又要把她的骨灰撒向空曠無人之處。這遺願我們也爲她做到了。

最後她要我把她的遺物,包括銀行的存款,全部寄給宋淇夫婦。這差事我也由律師協助,順利完成。

她在遺書上寫的幾點,我都替她辦到了,她如在天有靈,想來也會點頭稱許了。

幸好,在這個方便快捷的時代,作爲空巢青年的我們,已經比張愛玲幸運得太多太多。

這城市里,也總有許許多多的陌生人,爲晚歸的我們,爲獨居的我們,爲打拼的我們,提供許多溫暖。

感謝那個常常來給我送外賣的小哥哥:雖然在淒風苦雨中,有時候他也會遲到幾分鐘,但總是會提前打電話來說明情況,向我道歉;送來的外賣永遠是冒着熱氣的,即使外面大雨滂沱,帽子上的水滴在地上,外賣盒子卻被他保護得好好的;跟着外賣一起遞過來的,還有那句“希望你用餐愉快”。嗯,會愉快而認真地好好吃的。

感謝便利店那位坐着織毛衣的阿姨:在加班的夜晚,看見我進來,逕直跑到關東煮的鍋前,等我報數,麻利地盛好,總會給我加一勺湯:“多喝點湯好,這湯沒味精。”柴魚高湯的味道是淡淡的,里面也不過是蘿蔔、鵝蛋、魚竹輪之類的尋常食物,但一口喝下去,一日的辛勞,被老閻呵斥的委屈,與同事之間的鷄毛蒜皮,就統統煙消雲散。

感謝越來越多注意到空巢青年需求的品牌,設計出適合一人使用的產品:一個人喝的湯,一個人用的烤箱,一個人用的麵包機,一個人用的咖啡壺……